

两汉三国时期  
法家著作选注

(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1818部队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法家著作注释组

一九七五年二月

# 目 录

(下册)

刺孟.....	(437)
讒告.....	(475)
自然.....	(506)
齐世.....	(540)
实知.....	(568)
知实.....	(606)
自纪.....	(649)

## 曹 操

作者简介.....	(700)
蒿里行.....	(702)
观沧海.....	(705)
龟虽寿.....	(707)
置屯田令.....	(708)
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	(710)
败军抵罪令.....	(715)
论吏士行能令.....	(717)
收租调令.....	(720)
整齐风俗令.....	(722)

求贤令	(725)
让县自明本志令	(728)
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747)
选军中典狱令	(749)
举贤勿拘品行令	(750)
与王脩书	(753)
孙子序	(759)

### 诸 葛 亮

作者简介	(765)
隆中对	(767)
前出师表	(773)
答法正书	(782)
《兵要》选	(785)
《便宜十六策》选	(790)
考黜	(790)
治军	(795)
赏罚	(816)
《将苑》选	(822)
逐恶	(822)
知人性	(823)
将善	(825)

# 刺 孟

## 〔题解〕

本篇是《论衡》的第三十篇，它与《问孔》篇一样，都是王充批判反动儒家思想的名篇。《刺孟》是集中对孟轲的揭露、批判。

汉代从元帝开始尊儒反法，重用儒生，统治阶级越来越信奉孔孟之道，把孔、孟吹捧为“圣贤”。从此，反动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君权神授”等迷信思想占据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充公开举起了“伐孔”、“刺孟”的旗帜，以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为靶子，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官方哲学。

在本篇中，王充抓住了孟轲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前后矛盾的地方，逐一揭露了他行仁义是假，贪财是真的虚伪面目。并驳斥了他所谓“我知言”（我善于分析别人言辞）的无耻谰言，紧接着王充又列举了大量事实，抨击了孟轲的“天命”观，着重指出他所鼓吹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这一说法是“浮淫之语”，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信口开河、狂妄自大，“怨天”、“尤人”，与俗儒没有什么区别，孟轲根本算不了什么“圣贤”。王充的这一尖锐批判，对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奉行孔孟之道的尊儒反法逆流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孔孟之道的衣钵，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天才人物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

年才出现一个”，这和孟轲完全唱的是一个调子，无遗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孟轲的忠实信徒。

但是，由于作者的阶级偏见和受历史的局限，还不能抓住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进行批判，这需要我们在阅读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利吾国乎③？”孟子曰：“仁义而已④，何必曰利。”

①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公元前390——前305年），他出身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继承并发展了孔丘的反动思想，成为继孔丘后出现的儒家的主要代表，也是一个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梁惠王：即魏惠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因迁都大梁，国号又叫梁，所以称他为梁惠王。

②叟：老头，这里指老先生。

③何以：用什么。

④而已：罢了。

夫利有二①，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②。惠王曰“何以利吾国”，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③，而孟子径难以货财之利也④？《易》曰⑤：“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贞”。《尚书》曰⑥：“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义，得安

吉之利。孟子必且诘问惠王何谓利吾国<sup>⑦</sup>，惠王言货财之利，乃可答。若设令惠王之问<sup>⑧</sup>，未知何趣，孟子径答以货财之利。如惠王实问货财，孟子有以验效也<sup>⑨</sup>；如问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①夫：句首语气词，表示下面要发表议论。

②安：安定。吉：吉祥、吉庆。

③欲：想。

④径：直截了当。难：指责。

⑤《易》：《周易》，又叫《易经》，古代占卜的书。

⑥《尚书》：又叫《书经》，是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官方文告和政治论文集。

⑦且：将要。诘：追问。

⑧令：使。

⑨验：证实。效：功效，成效。有以验效：是用实事说明问题。

齐王问时子<sup>①</sup>：“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sup>②</sup>，养弟予以万钟<sup>③</sup>，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sup>④</sup>。子盍为我言之<sup>⑤</sup>。”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sup>⑥</sup>。孟子曰：“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sup>⑦</sup>？如使予欲富<sup>⑧</sup>，辞十万而受万<sup>⑨</sup>，是为欲富乎？”

①齐王：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王。时子：齐国的臣子。这段见《孟子·公孙丑下》。

②国：国都，齐国都城临淄。中国：国都之中。

③钟：古代量器名。一钟等于六石四斗。

④诸大夫：这里统指一般官吏。矜式：敬重和效法。  
使我国许多官吏和百姓都有敬重、效法的榜样。

⑤子：你。盍（hé合）：何不。为：替。

⑥因：通过。陈子：即陈臻，孟轲弟子。

⑦恶（wū鸟）：哪里。

⑧予：我。

⑨辞：辞去，不要。

夫孟子辞十万，失谦让之理也。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于爵禄也<sub>①</sub>，有所辞，有所不辞，岂以已不贪富贵之故<sub>②</sub>，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sub>③</sub>？

①爵：爵位。禄：俸禄。

②岂：难道。

③距：同“拒”，拒绝。

陈臻问曰<sub>①</sub>：“于齐<sub>②</sub>，王馈兼金一百镒而不受<sub>③</sub>；于宋<sub>④</sub>，归七十镒而受<sub>⑤</sub>；于薛<sub>⑥</sub>，归五十镒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则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sub>⑦</sub>。”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尽<sub>⑧</sub>，辞曰：‘归尽’<sub>⑨</sub>，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sub>⑩</sub>，

辞曰闻戒，故为兵戒归之备乎<sup>⑪</sup>，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sup>⑫</sup>，无处而归之，是货之也<sup>⑬</sup>，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①这一段见《孟子·公孙丑下》。

②齐：指齐国。

③馈（kuì愧）：赠送。兼金：上等的金子，价值比一般金贵一倍。镒（yì义）：古代重量名称之一，二十两为一镒。

④宋：周代国名，在今河南省商丘一带。

⑤归：送给。

⑥薛：周代国名，在今山东省滕县一带。

⑦必居一：一定占其中之一。

⑧尽：同“赆”，用财物赠送出行的人。

⑨辞曰：说道。归尽：送上一点路费。

⑩戒心：戒备的心。这里指孟軻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⑪所以送给你一点钱买兵器做戒备用。

⑫未有处也：没有安排。

⑬货：用作动词，收买的意思。

夫金归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时已贫<sup>⑪</sup>，当不受之时已不贪也。金有受不受之义<sup>⑫</sup>，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无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sup>⑬</sup>；而曰已不贪富，引前辞十万以况后万<sup>⑭</sup>。前当受十万之多，安得辞之<sup>⑮</sup>？

①贪：贪心。

②义：道理，原则。

③致仕：退职不做官。这里指孟轲辞去齐国卿大夫的官位。

④拿前次辞去十万钟粮食的事与后来一万钟粮食的事相比较。

⑤安得：哪能。

彭更问曰①：“后车数十乘②，从者数百人③，以传食于诸侯④，不亦泰乎⑤？”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而不可受于人⑥；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⑦，不以为泰。”

①彭更：孟轲弟子。这段话见《孟子·滕文公》。

②乘（shèng胜）：古代用四匹马拉车，一辆车就叫一乘。

③从者：随从的人。

④传：转，轮流。

⑤泰：极，过分。

⑥箪（dān单）：盛饭用的圆形竹器。食：饭。

⑦舜、尧：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尧把他的天下传给了舜。

受尧天下，孰与十万①？舜不辞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万非其道，而曰已不贪富贵，失谦让

也。安可以为戒乎②？

①孰与：表示比较。——舜接受了尧给他的天下，同十万钟粮食相比，又怎么样呢？

②戒：同“诫”。劝告。这里指对别人的教育。

沈同以其私问曰①：“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②，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士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子之爵禄。夫士也③，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④？”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⑤。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⑥。’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⑦。’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也⑧？”

①沈同：齐国的大臣。私：私情。这段见《孟子·公孙丑下》。

②子哙（kuài快）：战国末燕国的君主，他在位的第三年，把王位让给其相子之。

③夫士也：那个士人。

④诸：“之乎”二字的合音。有诸：有这件事吗？

⑤彼：他。然：这样。——他这样一听，就出兵去讨伐燕国。

- ⑥天吏：孟轲理想中的能够执行“天命”的诸侯。  
⑦士师：专管司法的官吏。  
⑧如今象燕国一样暴虐的齐国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去鼓励他做呢？

夫或问孟子劝王伐燕，不诚是乎①？沈同问“燕可伐与”，此挟私意欲自伐之也②。知其意慊于是③，宜曰：“燕虽可伐，须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绝，则无伐燕之计矣④。不知有此私意而径应之⑤，不省其语⑥，是不知言也。

①诚：的确。

②挟（xié协）：怀着。

③慊（xián咸）：疑，主意未定。

④计：计谋，打算。

⑤不知道有这样的私心而竟然回答了他。

⑥省（xǐng醒）：明白。

公孙丑问曰①：“敢问夫子恶乎长②？”孟子曰：“我知言③。”又问：“何谓知言④？”曰：“诐辞知其所蔽⑤，淫辞知其所陷⑥，邪辞知其所离⑦，遁辞知其所穷⑧。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⑨，虽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祸，其极所致之害⑩，见彼之问，则知其措辞所欲之矣⑪。知其所之，则知

其极所当害矣。

①公孙丑：孟轲弟子。这段见《孟子·公孙丑上》。

②恶（wū鸟）乎：相当“于何”。恶乎长：在哪方面专长。

③我善于分析言辞。

④什么叫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

⑤诐（bì必）辞：不公正的言辞，片面的话。蔽：遮蔽。

⑥淫辞：过分的话。陷：陷溺。

⑦邪辞：不正道的话。离：分歧。

⑧遁（dùn顿）辞：躲闪的话。穷：困。

⑨从他的思想上产生出来，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如果应用在政治上，那就必然会在各种事上产生危害。

⑩极：发展到顶点。

⑪之：往。

孟子有云①：“民举安②，王庶几改诸③！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岂前所不朝之王哉④？而是⑤，何其前轻之疾而后重之甚也⑥？如非是，前王则不去，而于后去之，是后王不肖甚于前⑦；而去三日宿，于前不甚，不朝而宿于景丑氏⑧，何孟子之操前后不同⑨，所以为王，终始不一也⑩？

①有：又。云：说。下面这段话见《孟子·公孙丑下》，是孟轲对他的弟子高子的话。

②举：全，都。按《孟子》这段话原文是：“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这里王充把它删节，只用了这三字。

③庶几：也许，表示希望的意思。

④前所不朝之王：指孟轲原打算去朝见齐王，恰遇齐王派人来召，他反而托病不去一事。从这里就看出孟轲的极端虚伪性。此事见《孟子·公孙丑下》。

⑤而是：如是，既然这样。

⑥为什么以前那么轻视他，而后来又那么重视他呢？

⑦肖：好。

⑧景丑氏：战国时鲁国的人名。

⑨操：操行，品德。

⑩孟子对待齐王的作法，为什么那样前后矛盾不一致呢？

且孟子在鲁，鲁平公欲见之①，嬖人臧仓毁孟子②，止平公。乐正子以告③。曰：“行或使之④，止或尼之⑤，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鲁侯⑥，天也⑦！”前不遇于鲁，后不遇于齐，无以异也。前归之天⑧，今则归之于王。孟子论称竟何定哉⑨？夫不行于齐，王不用，则若臧仓之徒毁谗之也⑩。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径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当遇于齐，王不用其言，天岂为三日之间易命使之遇乎？在鲁则归之于天，绝意无冀⑪；在齐则归之于王，庶几有望。夫如是，不遇

之议一在人也②。

①鲁平公：战国时鲁国国君，名叔，在位三十二年。这件事情见《孟子·梁惠王下》。

②嬖人：受宠爱的人。臧仓：战国时鲁平公的一个小臣。毁：诽谤。

③乐正子：鲁国的臣子，孟轲弟子。

④行：行动。或：有。使：指使。

⑤止：停留。尼：阻止。

⑥遇：知遇，被君王赏识并受到优厚的待遇。

⑦孟轲把遭到鲁平公的冷遇归咎为天命，这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谬说。

⑧归：归咎，归罪。

⑨称：说。

⑩谗：说别人的坏话。

⑪冀：希望。

⑫议：议论，说法。一：都。一在人也：都在于人。

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间，王复追之，天命或时在三日之间故可也①。夫言如是，齐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间，鲁平公比三日亦时弃臧仓之议②，更用乐正子之言，往见孟子，孟子归之于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间，公见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③？

①或时：或者。《论衡》中所用“时”字多作“或”字

讲。下文“亦时弃藏仓之议”句中“时”字，与此同。

②比：等待，等到。

③奈前言何乎：对于以前说过的话怎么办呢？

孟子去齐，充虞途问曰①：“夫子若不豫色然②。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③。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矣④。由周以来⑤，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⑥，则可矣⑦。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也⑧？吾何为不豫哉？”

①充虞(yú于)：孟轲弟子。途问：在路上发问。这段话见《孟子·公孙丑下》。

②若不豫色然：好象有不高兴的样子。

③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时候是一种情况，现在又是一种情况。

④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应“天命”而生的“杰出人物”。名世：能显名于当世。这是孟轲宣扬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历史循环论。只不过是幻想文武、周公那样的奴隶主贵族头子重新出现，恢复“周道盛世”罢了。

⑤由：从。周：周朝。这里指周文王、周武王。

⑥时：时势。

⑦可矣：是说可以有“王者”出现了。

⑧舍：除去，抛开。

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何以见乎？帝喾王者，而尧又王天下；尧传于舜，舜又王天下；舜传于禹，禹又王天下。四圣之王天下也，继踵而兴①。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武王崩②，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时，又七百岁而无王者。五百岁必有王者之验，在何世乎？云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③；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④？

①继踵：连着，一个接一个。

②崩：封建时代称帝王的死叫崩。

③相信那些过分不切合实际的话。

④效：表现。殊：区别。——这并不是孟子贤明的表现，而是他和俗儒没有区别的证明。

五百年者，以为天出圣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为天欲平治天下，当以五百年之间生圣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谓天故生圣人也①。然则五百岁者，天生圣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圣？圣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犹信之②，孟子不知天也。

①故：有意识地。

②犹：还。

“自周以来<sup>①</sup>，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何谓数过？何谓时可乎？数则时，时则数矣。数过，过五百年也。从周到今七百余岁，逾二百岁矣<sup>②</sup>。设或王者生，失时矣，又言时可，何谓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言其间必有名世，与王者同乎异也<sup>③</sup>？如同，为再言之<sup>④</sup>；如异，名世者谓何等也？谓孔子之徒、孟子之辈，教授后生<sup>⑤</sup>，觉悟顽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sup>⑥</sup>。如谓圣臣乎，当与圣王同时。圣王出，圣臣见矣。言五百年而已，何谓言其间？如不谓五百年时，谓其中间乎，是谓二三百年之时也。生不与五百年时圣王相得<sup>⑦</sup>。夫如是，孟子言其间必有名世者，竟谓谁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谁也？”言若此者<sup>⑧</sup>，不自谓当为王者，有王者若为王臣矣。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当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于齐<sup>⑨</sup>，怀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①从周初到现在。

②逾(yú于)：超过。

③同乎异也：是同呢还是不同呢？

④为再言：那就是把已述说的再重复一遍。

⑤教授：教育、传授。

⑥以：同“已”。

⑦（如果说的是二三百年间出生圣臣）那么，圣臣之生